

真誥卷之十二

定

高聽得蒙省察辭與事違憤息而已

長史玄挺動靜

金闕南日參差漢水盈其國師昌吉是季陽陰陽同此景運

期回輪紫清臺觀四響玄音合唱玉振雲奏  
不謀而和可謂祕道藏珍真暉之上挺也子  
建志有年今因以反子昔旨耳

此亦不與後玄帝相連怒非中君  
書此又長史此四書本今並不存矣

蒙君言且楊

德號顓頊父居弱水之鄉頊身陶七河

之津是為玄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

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於是乘結元之輦

北巡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

靜之類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四行

天下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

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為寶鼎

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峯不獨句曲一山而已

此所謂玄帝也

此後並中君答前所詰問因  
條事復以開上紙也說顓頊

與五符語正同五符

鮑觀龍及妹並是其七

唯無理果一事耳

世祖李湛張慮本杜陵北鄉人也在渭橋為

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令福達於觀等

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為兄弟耳根胄雖

異德蔭者同故當同生氏族也今並作地下

主者在洞宮中觀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撓

聞微肩辭所向便已聞奏幕報或是得楊若

沉後所以知井宅處亦云徐儒即應是

其祖曾為長史門生也

昔占赤石田利近

山下為往來之階此乃丹誠尋遇天旱佃不

收塘壞榜尋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為息懷

今方居山下故當修懇以此去洞口遠故不

欲安耳

此曰既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

道去北洞口遠耳此田雖

堵又難立不知後當遂塗之不今堵而欲補

築當用數百夫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館中

門人亦於此隨水插植常無修復此惟以追

迹兼為百姓告書疏班欲停之如何凡書

亦得之無晚也次書告有年之志疇昔之好

恒願真人稟受要訣仰接容景親奉微音夫

勤未上徹精未廣著真要之騁未可豫及也

後漢書云吾發自玄授金闕素名躋邁世迹

超登清虛何玄標之渺邈奇洞之淵遠哉欲

疏之興所以遲意旨既蒙眷遠親奉觀對

司命君二仙靈顏則天啓其願沐浴聖恩豈

復煩書疏耶所謂得魚而忘筌也

此蓋不欲以回見停之辭故

於理極好不審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

言得道今在何處肉人囁囁為欲知之

葛既為人

亦右答在後

右長史答書訖此並是自起本多點治用

白牋次第如此

歲乙丑此一

行本題誠旨

所以及問此禁

亦右答在後

所此並是自起本多點治用

白牋次第如此

歲乙丑此一

行本題誠旨

所此並是自起本多點治用

白牋次第如此

滯故不得多也欲知之其事如此亦如子七  
世祖父許肇字子阿者有服死之仁拯飢之  
德故令雲蒸流後陰功垂澤是以今得有好  
尚仙真之心者亦有由而然也物皆有因會  
非徒爾而得之者矣此書時先生識事未授  
鮑亦通神而製尚房中之事故云撓滯後用  
陰君太玄降生符為太清尸解之法當是主  
相嗣今人之善惡豈曰徒然問葛玄善  
於變幻而拙於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非僥  
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  
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亦恒與謝稚堅  
○  
黃子陽郭聲子相隨葛玄字孝先是抱朴從  
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  
人寄書呼為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長史所  
以有問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靈左慈今在  
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  
色甚少正得鑑火九華之益左慈字元放李  
仲甫弟子即葛玄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亦同在  
中建安末漢江零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  
九華丹丸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即小括  
蒼山在水嘉陵縣之北凡此諸人術解甚多  
而仙第猶下者並是不聞三品句曲有五門  
高業故也許先生所以興歎右一  
有心立志清齋三月登尋此門皆可即得得  
可入但人自不能齋尋之耳來問欲知宮室

所作闊狹多少男女主領人數當更相示來  
疏亦復泰盡邪勤自當見亦何事爾亦何事  
爾又當先呈啓司命司命令答道宮室之委  
曲者吾乃敢言之耳此自是司命之別宮吾  
人亦不得為洞臺之正主也按後所論諸官  
為啓司命乃具得受說之耳右定錄後書答  
長史所問詫此後玄帝來凡五條並揚書答  
東卿司命監太山之衆真總括吳越之萬神  
可謂道德高折衝羣靈者也賁玄道李叔  
升言城生傳道流往並受東卿君之要也玄  
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  
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  
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為武當郡尉也受  
學至勤並得真道今在太山支子小陽山中  
此所謂地真者也諸來作試者非一津而往  
矣或亦因人犯者此最難了也於斯之際可  
不慎乎此四人隸司命主察試學道者所以  
長史有書與賈賈即呈司命司命亦  
答之並以上卷此諸人名位小不顯外書  
周威王即應是六國時威烈王也于時雖未  
立河東郡而郡地已有其名矣漢官無正殿中  
將軍或應中郎將也此紫陽真右一條楊書

七月十五日夜茅中君受書與許卿即長史  
左卿清玄感凝會精期遠範標神映挺雙理  
自分必能鵬飛辰阿雲扇靈元高振玉宇攜  
轡秀真可謂瓊乎其奇落絕之視也於是洞  
陰之宮內臺下觀風無羽琅之鼓草無瓊金  
之流嚮雖淳光正明動回五象固乞屈之夾  
觀小天之浮景耳何足絳卿司之至念紓蘭  
真以盼記邪然鑒無不應圓想必通所以興  
詠事外迹亦並苟誠之所企吾無隱也想  
善建重離之明以期於必詣之會皓清明朗  
賢亦俱學而得耳不令我等有盛頤下風矣  
弘之而已此是受前書後一月日復受此猶  
善建重離之明如似指魏傅青林文而長史  
名字不相應既已稱脩玄仰白在瓊刀前則  
此別當有義況也

定錄官寮有左右理中監準今長史司馬職  
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此職常領九宮禁  
保疾禁保疾職主領應為種民者今洞宮  
便次此三職為大矣左理中監準大夫長史昔用韓崇  
以居之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

屋仙人王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玄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為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

位同耳韓與陳前必委計以今齊陵上有韓家崔巍高大從來相呼爲韓家號如斯是或即是此產擴而世呼之云王璋玄是楚莊王時爲豫策許韓當家者若春秋時楚莊王者持侍郎受術於王君持郎之官不似古職而漢無莊識右理中監準職司馬今有劉翊字子翊者居之翊本潁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楚王又

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獨居。居清素，妻愈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達尚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子自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適，寒儉之節哭怨無永將足以顯崇明德。耳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繖。」

大富常周窮。因爲事好行陰德。密遣陳留張季札當弔師喪。車敗牛困。翊於汝南界逢之。與語不示名字。即推車牛與乘之。恤死絞窮非一人矣。後都長安。翊舉計掾到都。帝嘉其心。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斂死。恤窮損已。分人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于之。用情矣。使我來。攜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爾乃能隨我去。不翊於是叩頭自搏。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爲定錄右理中監。漢書云。湖字子相。頌陸人家世。豈富常能周撫也。不以爲惠。會行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敗。牛困。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意其子翊也。後故到頴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

附疾不屈聘命河南種梯臨郡引爲功曹後  
黃巾賊起翊歛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  
族死亡則爲殯斂解寡則助其娶妻獻帝遷  
都西京舉上計掾爾時道路寇阻唯夜行書  
使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  
守翊又散珍帷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  
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仍又以馬易棺脫  
杖斂之又逢故知飢困於路不忍委去因殺  
所駕牛以殺其羣入止之翊曰視沒不殺  
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此說大同小異故備載  
傳黃帝時定錄府有典柄執法郎是淳子斟  
字叔顯主試有道者斟會稽上虞人漢桓帝  
時作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  
明術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  
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舟經修行得  
道今在洞中爲典柄執法郎易參同契云桓  
叔通受術於青州徐從事仰觀乾象以處災  
異數有鼓鑿以知術故郡舉方士遷洛陽市  
長如此亦爲小異吳無烏目山裏及吳興  
並有天目山或即是也慧車子無別顯出十  
二月一日夜定錄君所道此即同是五年所受云北河

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此位雖隸定錄其實受事於東華宮中節度桃後宇翁仲者也漢書無此事今贊譽歷然苗裔猶存鄉近時聞華角之聲故人不敢侵駁之皆知呼為桃司命家錢唐杜微士事東華與隱居共育詩詠以贊述斯德別在集中幼平亦無所顯出。張激子當為太極仙侯激子者河內張奉者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少發名字太傅袁隗歎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奉不顧皆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後成室家也後棄世入剡山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夫仙人者也授激子九雲水強梁鍊桂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東華宮行為太極所署也或領九宮尚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為禁保侯亦併其業故也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與張激子對局魏書云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祖歡漢司徒父延太尉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徵命不就後為議郎參丞相魏武軍事甚見敬重好賑救窮之家無餘財凡建安十七年卒第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征長安論譏大夫趙郡太守後隨魏武西征至長安病亡此說名字翻舊矣蓋承與奉乃相類而非袁晉若是範又其字不同詳按事迹恐多是兄也新書王脩傳又云修往來南陽多止張奉舍奉舉家病修營拯之按張範兄弟乃嘗避地往揚州

我聞易遷中人寶氏言云北河司命禁保侯  
似有所擬想當審爾寶氏即瓊英也似有所受云北河司命方免也恐受業高後定不復爲此職然主賴種民事亦相符保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官屬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職並隸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關之耳明晨侍郎周爰支者漢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爲立義冢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輩太上處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今在洞中爰支亦少好道服伏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道上尸解也即周嘉從弟也性仁慈和萬其弟時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因收葬萬餘人應時大旱位明晨侍郎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至光祿勳朱寔李陵母也沛人寔與陳蕃俱誅寔棄杜密俱下獄死非陳蕃同時明晨侍郎夏馥

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术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柏真人授之以黃水雲藥法得道今在洞中護少時被公府辟召縣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陳留閭人少直不同時黨爲閭人所疾陷於黨飼之限避難乃翦鬢髮變形逃林慮山中爲人治作後還家杜門不出不與人接見黨禁未解餘數而亡赤須子出列隱傳桐柏即右羽王餘數人不能一二道之例皆取平貞正直體隱神清即侍郎之才不限男女也前云有七人今右保命君所遺此當是接中傳二女一男告後乃言之董初府上帥用劉文饒文饒者弘農劉寔也少好道曾舉漢方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怒不形顏口無疾言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後爲司徒太尉上賜酒伏地睡詔問故乃答曰臣任重責大恒憂心如醉旦使奴至市買菜奴盜用錢飲酒晏乃還卧於閣內又不得寐既醒乃罵之爲死狗罵畢即束帶來人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於寢室授其杖

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及授以鑪

灌甘津況三秀之靈阿五芝所播植而不能

右南嶽夫人言

**大丹方修之道成今在洞中作童初有師上**  
**侯主始學道者**後漢書云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父名崎順帝時爲司徒寬爲人謹厚常行有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言解駕牛與之返歸嘗有誌者得牛而還還慚懼寬乃謝遣之桓帝延熹八年爲南陽太守恒用脩鞭臺帝嘉平五年爲太

此一  
字非真數恭山岫洗拔淳穢者良可悲也世人所以耳豈異邪昔有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見西嶽丈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濟後漢末西涼州人，爲董卓將軍攻擢城被射死，即張繡從叔也。

**李惠姑**齊人。夏侯妹，不顧外書，不知出處。末李惠姑，齊人。夏侯玄婦也。玄魏末人，與李豐俱爲晉文王所是。馮翊人，非齊人。不施妝，女山陽人，施績女。

尉當於衙坐，彼酒醉伏帝門，太尉醉邪，嘗仰答臣，不敢就寢。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邪嘗有客來，詔寬寢，還重申責。酒過久，大醉而還，客罵焉，畜產空傾，更遣人視，效疑恐自殺。語左右曰：「此是人而罵為畜產，為辱孰甚？」故吾憚其死耳。後封遼鄉侯，六百戶。中平二年正月，六十六，贈車騎將軍。時進謚曰昭討侯。子松嗣。谷先生無別。

人授其仙道禁山序有西藏君西嶽公不知是此大人耶昔有一人數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底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此人見在中嶽得道河底河伯故當是兩神耶左慈初來亦勤心數拜禮靈山五年許乃得深進內

施續吳興人孫時爲騎尉將軍守西陵今云山陽恐女或逼返夫家郡不備則乘鄭天生鄧芝母也人在蜀爲劉備車騎將軍後行見變抱子行引弓射殺此數女子皆因感念而亡母不知鄭誰之女

更示爾正月二十三日東宮上人來看洞中時或有龜山賓共集高會真仙之日寧可暫

前云三月便得進與此學道當大殊恐以深進爲異也

館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協辰夫人者九宮之女也太上往遣來教此等法皆以保命授

**登伏龍之鄉以禮拜於靈岫那可示許矣今  
知之**此亦應是中君仍前十二月一日言也  
**東宮上人即青童君龜山賓即西王母**  
**上卷亦有此告令**登伏龍以望山禮拜便  
昇乎陟嶺非必以近易為言恐當宜然也昔

世遠傳未出其捲家  
尊學事在識書即尹  
周紫陽何有不得道邪

書協辰夫人文主教領之也夫人漢司空黃瓊女黃景華也韓終授其峴山丹服得仙黃瓊夏人字世英漢順帝時司空司徒太尉年七十九上父名香華和帝時為尚書令教活千餘

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唯朝夕拜跪向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忽然生華華又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華及汁並食之食訖即仙矣如是用心精誠之至也枯木尚能生紫華

密勸即晝夜而勿怠憲則非我而不知今右  
中君復說此實爲至諿可謂一言以蔽之  
定錄君所道使疏此一係又夫望林者豈不  
想易遷之若人羨彼子之濯景邪可謂曠之  
在前忽焉在後長史妻既已在易遷爲長史  
昔自謂勝之今翻在後

人夔子琬司徒太尉爲李權所殺夫人亦不知出遠末今此諸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母蓋各取名達者而言之非必因附其功德所及也

